

## 21 我与宋翊有了亲密接触

感人的浪漫虐心的纠结



我苦笑地问：“你的上司是个女的？他们说你和上司有暧昧关系？”

宋翊用大拇指揉了揉鼻头，他的这个小动作仍旧没有变。他笑道：“我倒希望如此，可我的上司是个德裔男子，据传是同性恋者，而且他偏好黑头发、黑眼睛、高个子的男子。我本来有女朋友，她也在华尔街上班，办公室的人都知道这一点。因此，我就不幸地变成了双性恋者。当时，我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感觉有人在看我。”他向我摊开双

手，说：“你看，你现在的位置还不算最坏的。”

我很同情他，但是，这也太匪夷所思、太搞笑了，这样的谣言也只能在美国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产生，所以我抱着膝盖，压低声音笑，一面笑，一面对他抱歉：“对不起！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就是觉得……觉得……”

宋翊笑着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反正再坏的事情我们都要面对，与其哭着面对，不如笑着面对。”他站起来，向我伸出手，“上班时间到了，走吧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才屏住呼吸，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里，他把我从地上拽起，我低着头说：“谢谢！”他的手正如我想象中的那样，温暖、干爽、有力。

我手里的书已被我蹂躏得不堪入目，所以只能买下。我去付账的时候，售货员想把揉皱的书页抚平，我刚说完“好”，猛然看到画面上两个背靠背的男女，忙又说：“不要了！”售货员虽然不解，但也只能这样。

出了店门，我和宋翊并肩走着，他看着我手中的漫画书，问：“你为什么让页面折着？”

我不好意思回答，只说：“你猜，猜中了就告诉你。”

他没计较我的文字游戏，笑了笑说：“因为你不忍心拆散他们？”

我吃惊地看着他，他却凝视着远处，唇边似有笑意，却神情模糊。

前一刻，他还在我身侧，可后一刻，我就觉得他离我十分遥远了。

我几次想开口问：“你的女朋友呢？是什么让你们远离了彼此？”可是，一直到我们走到电梯前，我都没有勇气开口问他。

我们走向电梯时，陆励成端着一杯咖啡，从另一个门进来，看到我和宋翊并肩而行，他只朝宋翊微笑着，打了个招呼。虽然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可我总觉得头顶被一把利剑指着，遂慢下步子，拉开了我和宋翊的距离，再想到宋翊刚才听到的流言，我更是头都不敢抬，和他们两个人都保持一定距离。

他们两个倒是有说有笑，到了17楼，电梯门开后，一块儿走了出去。等电梯门关上，将他俩的背影都关在门外时，我立即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
下午，我给“麻辣烫”打电话，约她晚上一起吃饭。下班后，一直等到Linda走了，我才敢离开。我先去看大姐，给她买了一些新鲜蔬菜，一边和大姐闲聊着，一边把粥熬上，又炒了两碟青菜。看时间“麻辣烫”

快到了，正想告辞，可大姐谈兴甚浓，一直坐在吧台上，一边看我做饭，一边和我聊天，甚至开玩笑说要向我学做菜。

大姐的父母亲人都远在千里之外，健康时有工作的光环笼罩，让人不敢低视，可病中的她显得分外孤单和寂寞。我想了一下，索性打电话把“麻辣烫”召唤过来，又做了两个菜，三个女人四道菜，一起喝清粥。

“麻辣烫”进门后，踢掉了高跟鞋，巡视着房子，边走边啧啧称赞：“这真是资本家的堕落腐朽的生活啊！”

大姐佯怒：“我一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拥有的全是我的劳动所得。”

“麻辣烫”朝我做了个害怕的表情，眨着眼睛问：“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争先恐后想当无产阶级，唯恐别人说她有钱？”

“因为这个社会上好多人仇富，你我恰好是其中的两员，大姐害怕我们敲诈她、勒索她、利用完她之后还诽谤她。”我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大姐“呸”了一声，笑着看“麻辣烫”说：“谁是无产阶级，谁是资产阶级，谁该仇谁，现在还说不准呢！”  
(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)

## 16

## 他咋还不来道歉

好爸爸造就好女儿



在我的教育和影响下，女儿从小就懂得宽容别人，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耍产生矛盾后，她总是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化解“危机”。

依依是个明理的孩子，只要认识到自己错了，她总会真诚地道歉。倘若别人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儿，她也是非常注重对方对自己的致歉态度。只要对方及时向她道歉，说一声对不起，她就会原谅人家，很快就忘了人家对她的伤害。

可是，并不是所有伤害过她的人，都会如她那样及时道歉，所以女儿经常在受过伤害后，又为人家不

来道歉而再次苦恼和伤心。她不理解，做错了事怎么能不道歉呢？她第一次因为被伤害却又没有得到道歉的事儿，发生在2002年4月30日那天。

那年五一长假期间，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，妻子带上5岁的女儿到乡下老家小住。每次回老家，女儿都很快乐，因为乡下有广阔的原野，还有不少同龄的小朋友，她可以无所顾忌地与小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里奔跑，玩各种游戏。

因为回她爷爷家的频率很高，依依有了一帮“铁哥们儿”。她一回去，这些孩子就来找她玩。其中比她大两岁的小男孩曲伟建，就住在他爷爷家隔壁，和她在一起玩的时间最多，两个人吃了饭就凑到一起。有时候女儿还没起床，曲伟建就来叫她了。

好花不常开。这次两个孩子不知道因为什么闹了别扭，玩了一会儿就谁也不理谁了。女儿赌气回了爷爷家，闷闷地吃完饭就看电视去了。奶奶问她：“天还没黑，你为什么不出去玩一会儿？”她摇摇头说：“在外面玩没意思。”奶奶看到她分明总在往窗外看，好像在等谁。于是，奶奶走到大门外张望，想看看谁会来找她的小孙女。

就在这时，奶奶看到曲伟建蹲

在大门口，便赶紧招呼他进屋，可曲伟建马上站了起来，飞快地跑远了。

奶奶正纳闷儿，扭头一看，见大门上贴了一张小字条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奶奶把字条揭了下来，因为不知道上面写的是啥，就边走边叫依依，说小朋友给她送信来了。

女儿初一听很震惊：谁会给我写信？她瞪大眼睛接过字条，一看上面的文字，脸色就变了，最后竟憋得满脸通红，眼睛里满是泪水。奶奶一看情况不对，忙问这是怎么啦，越问依依越不吭声，再问孩子竟趴在炕上哭了。

奶奶急了，赶紧喊依依她妈。她妈从另一个房间走过来，从依依手里抽出字条，一看上面写着：“范姜国一，小王八，28个小脑瓜。”见还挺押韵的，忍不住就笑了一下。依依猛地站起身：“别人骂我，你还笑！”说完她又哭了，眼泪成串成串地往下掉，看起来是真伤心了。

妈妈赶紧安慰她，说是曲伟建和她闹着玩的，别把这当回事儿。依依抹着眼泪说：“闹着玩能骂人吗？我要找他妈妈去！”“找他妈妈干什么呀？”“让他妈妈批评他！”妻子赶紧劝她：“天已经黑了，还是等明天吧。明天曲伟建的妈妈肯定会来的，到那时再和她说这事儿也

不迟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依依就醒了，她麻利地穿好衣服后，坐在炕上一言不发。妻子催她下地洗脸，准备吃早饭。她却问：“曲伟建的妈妈什么时候来？”妻子愣了愣，这小家伙的记性还真好，睡了一觉竟然还没忘这事儿，只好继续糊弄她：“人家吃完早饭就会来的。”

早饭后，依依仍旧坐在那里不动。妻子催她出去玩，她又问：“他们怎么还不来向我道歉？”她妈妈只好说：“再等一会儿。”依依又向妈妈要那张字条，拿在手里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等待。

当我从北京回来后，妻子向我讲述了这件事的经过。我赞赏女儿“做错了事就要道歉”的观点。不过我对孩子说，只要是我们做错了，一定要向人家道歉。可要是别人做错了事儿，要懂得宽容对方，要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。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如今，16岁的女儿已经是大学生了，她明白的事理也越来越多。今天的她再也不会为别人不来道歉而伤感了，因为她是个宽容的孩子，她知道原谅他人就是快乐自己。

(摘自《做父亲的幸福——好爸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》东子 著)